

● 孔祥吉著

# 晚清史探微



巴蜀書社

孔祥吉著

晚清史探微



巴蜀書社·中國成都

22.27  
142

6486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史探微/孔祥吉著. — 成都:巴蜀书社,  
2001.1

ISBN 7-80659-150-8

I. 晚… II. 孔… III. 中国-近代史-研究-清后期  
IV. K25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1669 号

策划组稿:梅锦辉  
责任编辑:梅锦辉  
封面设计:李文金

**晚清史探微**

孔祥吉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总编室电话(028)6656816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发行科电话(028)6662019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成都武侯区机投镇潮音工业小区(028)7445573

开本 850×1168 1/32  
2001年1月第一版

印张 13.5

字数 300 千

2001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700册

ISBN 7-80659-150-8/K·7

定价: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翁同龢被开缺离京前夕，致函荣禄，其中必有深意存焉。

(翁万戈先生提供)

日来憧々

觚棱之惑与邱壑之思

一時併集徂暑不似不

早嶽今擬茲早中直

走唐法矣惟不得一語

衙齋握手數語為憾

備據兼籌晝夜無

暇惟望

若時自衛以慰遠懷此

行深仗

康濟勿念羈紲敬上

昭國相國栢臺閣下貝蘇格啟

五月十一日





節公先生大人鈞座 憶曩在滬甚先生座次實時係以字 藉曉

半來以祖序後輩無敢請益故未蒙 塵教之令為憾近維  
政治日新定多達 白為項為慈 大道有為典 儀同高祖兄弟也  
切向 躋長同學當其微時破產以厥全之及其既達又代乞辭  
而予負債及萬奈望其為有用之才不料 其於己未得進一階即  
在都提倡學會實為吳國旋復佳南京謁 先生未介紹於  
張官係提倡學會其 德杜桂他謀久 既少 許可又復強設其與示  
在滬續日與商人無賴花酒往來行同棍蹄甚且交學會之宗旨  
其用意可知當時 先生數書規責後任各報報罵於足

康有為寫給梁鼎芬之密函，羅織罪名，必欲置有為于死地。該函透露了有為為人知的信息，真令人不寒而栗。

長素先生大人鑒  
別未返港接函田兄云云

兄在彼多利梓居一甚地云平安慰奇

若冬冬在澳時有疾病然精神何好日前電報始  
已妥收云

府上若大收函君致君均無恙弟現在港澳間往來者  
未有入內地也曉生招呼弟在彼士利洋行亦為熱忱所

梁鉄君致函康有为。稟报别后情形及与奇志会头目联络的进展。

夫子大人

函丈

二月十二日

接奉

文電

廷

鈞文

電次早叩復元電內稱眾

左道為義民言終

附和致

慈意始行以余望子特之望主撫議現奉

匪四起勢甚迫切望主撫議現奉  
濟惟匪無植械完條日早亦烏台及  
今不認餘一師軍一病勅匪勢自

义和团运动期间袁昶写给张之洞的密函，禀报京师新闻，及朝廷政策之走向，源源不绝，供张参考。

今奉下令軍民得知五月初八日奉來京也如有  
一人練者可保一方無災至八月十八日滿百日也到了二  
共一五天下紅燈照大火燒得空東南有真神降  
下兵八百萬能掃去洋人死了教匪 上能保  
國下能安民每奉天門懸紅布一尺鎮帖

上款避火災也紅布上別小花針三個於五月十五日  
至廿三日以免刀槍之禍也三三共九九二五共四七八文  
錢七個大錢去十字以後換金出若在空堂忙之時  
三三九九一共合九十八二五八七九九燒五座堂二四月起  
異火也 咒曰、

東南方如頭戴茶佛爺係我家二月至五月

首次发现的山东义和团在北京张贴的告示，揭示了罕为人知的内情。

備用符布題之

三廷如之來不久火起故此下令軍民得知避火布符傳  
與城皇廟內所傳恐其不信悔然說矣早又備命  
符以免火災不洋人終也教匪死了清靜得安矣

徐命上子天東為清守害全也回子出東而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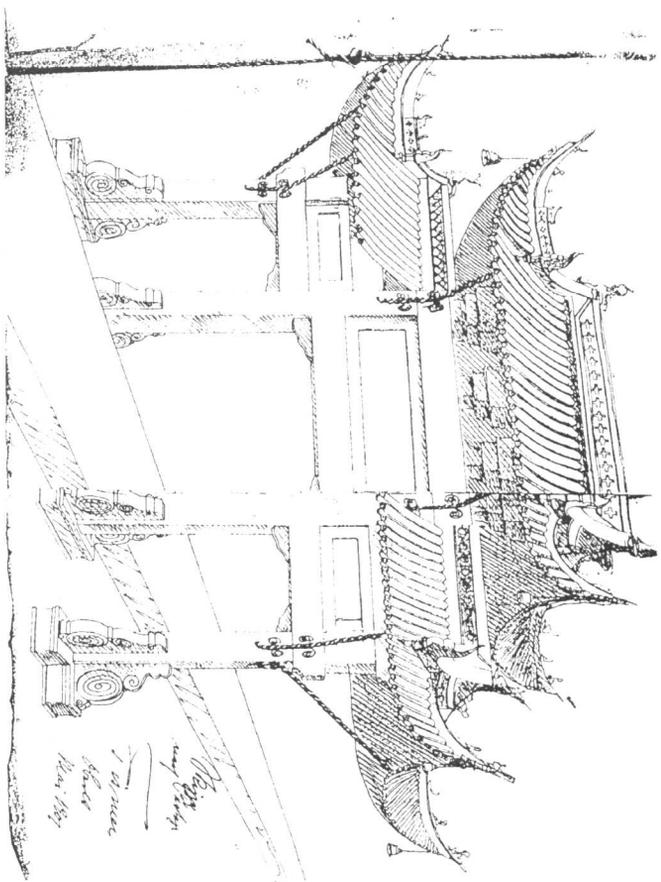
君子也拳刀拳月

洋回湖絕

勅令



殊筆行粗紅布



树立在北京东城的克林德纪念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拆除，石料运往中山公园建成了和平牌坊。此为1901年法国人所画的草图。

已詢明確新聞興兵堡李牧師雷稱為派會團練天主教友不遂團練

<sup>23</sup>當被地方官重責一千五百板因此成仇營津上海京城各處商議稟請

皇上要拆洋樓等情時下省主教始赴興兵堡處尚無動靜又金州聯屯

紳仕等於昨來携男帶女約有一千餘口皆被俄國收稅按每月每人

要捐洋銀一角牲畜皆要稅逼其到省全至將軍衙門請願荒地等

情至今尚無定章又於昨天曾有俄國來省三十餘車約有二百餘名

陸續來省不斷未識何情也又聞省城正西距城四十里俄人逼伯硬

造城池大會不容建造以此致敵兩未傷人所以會首來省稟請

將軍亦無動靜又聞 皇上病的糊塗不理國政 皇太后主意

練兵若與俄人決戰仍被原有為鼓惑勾串俄人入境建造鐵路現

今肆行侵佔要地一並依將軍亦勾串盜賣北邊一帶恐其治罪伊

自吞金而亡矣

## 前 言

收入本书的论文，大多是我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时写的。也有部分篇章，是我在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时写的。其中有两篇，则是我同胡绳武教授、林敦奎教授联名写的。收入这些作品，自然也寄托着我对清史所老师深深的怀念。尤其是林敦奎先生，我们相识都快四十年了，想当初，我还是一个刚迈进大学门槛的小青年。被下放到京郊农村搞四清时，我们在一个生产队，同吃一家饭，同睡一铺炕。当他看到我的一些诗作，在《北京文学》、《北京晚报》等刊物发表后，又急忙把我引荐给了富有才华、为人厚道的戴逸老师，让我跟他学习写历史文章。这大概是我从事清史研究的机缘。我们一起经历了京郊四清的风雨，又一同度过了荒唐的文革岁月，有时人虽然不在一起，心却总是相通的。看到了这些文章，仍然会想起昔日的岁月。

我在编写完毕此书之后，觉得有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抄写的档案引文，需要稍事校对。于是，我便首先想到在那里工作的耿来金同志，他是我在近代史所中的一位熟人，忠厚朴实，沉默寡言，我相信他能帮我的忙。我把电话打到

他的家里，接电话的是一位陌生的长者的声音，我请她找老耿同志接听电话。她听后满怀狐疑地连续问我两次，我是从哪里打的电话。仿佛我的电话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打来的一样。我告诉她，我在美国波士顿打电话。她听明白后才恍然大悟地说：难怪你不知道，耿来金去世都一年多了。并称她是老耿的岳母。放下电话，我简直惊呆了。眼前浮现出一位高个子，方脸盘，走路慢慢腾腾，只会默默无闻地工作，从来都与世无争的忠厚学者的形象，这就是耿来金同志。他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我同老耿同志的交往，差不多快二十年了。八十年代初，我在戴逸等老师领导的清代人物传编委会工作，为了给这套人物传增添些新鲜史料，戴老师特地把我介绍到近代史研究所的资料室。并告诉我，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范文澜等前辈史学家在北京地区搜罗了一大批未刊的清代史料，都妥善保存在他们的内部资料室，要我到那里坐下来，好好看些书，当时分管资料室的是闻一多的一位亲属，与我们清史所颇有些关系，我很自然地成了那里的常客。

当时，接待我的是杜春和与耿来金两位先生。老杜是整个资料室的领导，常忙于开会等行政工作，搬书的则是这位老耿同志。由于时间紧迫，任务繁重，我常常在一天之内翻阅大量的线装书及未刊信札、日记、文集、电稿等，有的资料一看没用，马上就退回书库，重新换看其他资料，半天功夫，就折腾老耿许多趟，我真有点不好意思，过多劳累腿脚有点不利索的老耿同志。但后来我发现老耿非但没有怨言，反而总是乐呵呵地，还不时地同我开点玩笑。而且，他还经常在中午开饭时，从食堂代我取在那里加热的盒饭。这样的劳累，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个月两